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三十一回 居二姑冶容惹禍

話說媽兒聽了李四計，便裝了一個苦樣子，悲悲切切聲音走上樓來。鳳小姐起身說：「媽媽請坐。」媽兒站立一邊，把眼抹了一抹說：「老身不敢坐了，要知上下。但此事非是老身打你，實莫上天負心，拐姑娘到此不曾得知。是小姐昨日請常相公來，是小姐大伯常相公，稟了本府姚太爺，差了公差將張、李、莫連院內的人拿去，每人打了四□大板。承常相公講情，把我饒了。姚太爺批得明白，僱船伏侍小姐回去，將功折罪。」小姐聽得此言道：「怎麼常相公不見來？」媽兒說：「他在碼頭等，可快收拾上轎子。」鳳小姐雖然伶俐，一時難辨真假。李四的鬼計，是哄小姐離此，小姐當成真的。媽兒到廳上說：「事成了。」便取些銀子交張、李二人先去僱船，莫上天去約他父親，媽兒同小姐上轎。那莫上天另坐一船，復回開封府去了。

也是小姐災難，那院內各自逃生。

再說本府姚太爺，早晨同文武去接上司，姚夫人見公子不回，著家丁四處訪尋公子，書童走到府前，家丁轅門望見說：「相公那裡去了？夫人好不心焦。」公子說：「有事，老爺何不坐早堂？」家人說：「老爺接上司去了。」公子心中著忙，急急走進內宅，夫人問：「一夜那裡去了？」公於便把遇光棍之事說了一遍，「外甥回來與母舅說明，著人去拿這些光棍，又不在家，如何是好？不如著人去稟明。」家丁說：「不可。依小人愚見，帶了家丁，守了前後門，相公拿些銀子去哄他，等老爺回來好動手。」夫人道：「說得不差。」不一時，吃了午飯，叫書童拿了銀子到院來，到院門，只見冷冷清清，並無一人，公子心中明白，想是逃走了。便叫家丁問四鄰，四鄰說：「他們午前，不知那裡去了。」公子急得沒法，命家丁各處追趕，公子與書童回衙，至晚家丁回信說：「四路追尋不見。」公子悶坐書房。次日，姚太爺方回，公子向舅爺說了一番，姚太爺即差捕役拘拿，公子一面告辭母舅回家，姚太爺送行。家人送公子回去，請姑太太安，公子拜別起身出城。登舟一路查問消息，到了杭城，叫人挑了行李，拜見母親，姚府家丁叩見。夫人問：「你家老爺、夫人安？」家丁說：「托姑太太福庇。」住了幾日，姚府家人發他回去，不表。

再說常夫人，叫公子束裝進京探看父親。公子辭了母親進京。一路帶訪鳳小姐下落。

且說開封府城內，有個客店，東家姓武名志，他文爭武就，把馬俊寓在他店裡了。米公子父下鄉收幾天租，即帶了風寒，回家病了，五天已死。其妻毛氏每日哭泣，其子武志，找了墳山，看了日期，埋葬已畢。這武志年二□八歲，平日不務正理，嫖賭無所不為。其母亦管他不祝那一日合當有事，毛氏見兒子不在家了，站門前望街上景，旁有一家姓居，名奉玉，年紀六旬。養有兩個女兒，長大姑，次二姑，大姑已嫁城外金家巷金輝為妻。二姑尚未出嫁。那奉玉在縣當個刑房，白日在衙辦事，只有二姑在家。因飯後無事，開了後門出來，見毛氏問道：「武媽媽你老人家好！」毛氏見了二姑叫她，也叫：「二姑娘，每日在家做針黹，料理家務？」二姑道：「這幾天身子不快。

嬌嬌無事，何不到我家玩玩。」正說之間只見後面□數個騎馬的，衝衝跑來，頭一匹紅馬坐著一個人，頭帶錦巾，身穿松花戰袍，足下粉底緞靴，面如冠玉，猛見二姑，生得一貌如花，便把坐下花馬一勒，卻不好交言，二姑不覺反身一笑。那人讓那些過完了，方加鞭去了。毛氏說：「女道之家，看見生人，切不可輕笑，如今好人少，歹人多。方才那騎馬的人，是南門外李員外兒子，名花馬三官，又是舉人，又是不好的人，還惹禍。」說得二姑不好意思，關了門進去了。毛氏也關了門進去。

時值黃昏，武志吃得半醉，身背著兩串錢進門，叫：「娘在那裡？」把錢一丟坐下，毛氏叫：「兒呀，你一天往那裡去，這晚才回？」武志道：「孩兒被幾個好友扯去賭錢。」又在包內取出一包銀子，打開來，約有七八兩，說：「老娘，這銀子今日贏來，替我收好。」毛氏見兒子有幾兩銀子，便說：「兒呀，如今三□歲了，要積幾兩銀子娶房媳婦。早晚服侍我，不負我養你！」武志道：「兒在外面打聽。」毛氏快嘴說：「上日你還想要娶居二姑，娘看他有不正氣。」便把對那個騎馬之官一笑，說了一番。武志聽了大怒，叫了幾位朋友去說親事，他反不允，今日這賤人，看上了李家小畜生可恨。當晚飯也不吃，說：「我要睡了，明日起早。」毛氏收拾完了，自己歸房去安宿。武志進房坐在牀上，心想：世上有這不值錢不知羞賤人，我想他家是恨我醜陋，他倒看上李家，我如今怎肯甘心。當初我在他家玩耍，也曾開口叫他，他也不理。如今想個方法，算計他才好。

又想一會說：「有了，我如今裝李家，冒名跳牆過去，看他怎樣？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